

風

滅

蝕之一

幻

滅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六四〇〇號

幻滅

民國十九年五月月初版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七版

每冊定價金圓二角四分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
開明書店
代表人范洗人

著作者
茅盾

盾

有著作權 * 不准翻印

幻 (45 P.) Y

(0.80)

「我討厭上海，討厭那些外國人，討厭大商店裏油嘴的伙計，討厭黃包車夫，討厭電車上的賣票，討厭二房東，討厭專站在馬路旁水門汀上看女人的那班癩三……真的不知爲什麼全上海成了我的仇人，想消就生氣！」

慧女士半提高了嗓子，緊皺着眉尖說她的右手無目的地摺弄左邊的衣角，露出下面的印度紅的襯衫。

和她並肩坐在牀沿的是她的舊同學章女士，年約二十一、二，身段很美，服裝極幽雅，就只臉色太憔悴了些。她見慧那樣憤憤，頗有些不安，拉住了慧的右手，注視她，懇切地說道：

「我也何嘗喜歡上海呢？可是我總覺得上海固然討厭，鄉下也同樣的討厭；我們在上海，討厭牠的喧囂，牠的拜金主義化，但到了鄉間，又討厭鄉村的固陋，呆笨，死一般的寂靜了；在上海時，我們神昏頭痛；在鄉下時，我們又心灰意懶，和死了差不多。不過比較起來，在上海求智識還方便……我現在只想靜靜兒讀一

點書。」她說到「讀書」，蒼白的臉上倏然掠過了一片紅暈；她覺得這句話太正經，或者是太誇口了；可是「讀書」兩個字實在是她近來唯一的興奮劑。她自從去年在省裏的女校鬧了風潮後，便很消極，她看見許多同學漸漸地丟開了鬧風潮的正目的，卻和「社會上」那些仗義聲援的漂亮人兒去交際——戀愛，正合着人家的一句冷嘲，簡直氣極了；她對於這些「活動」，發生極端的厭惡，所以不願熱心的同學嘲笑爲意志薄弱，她就半途抽身事外，她的幻想破滅了，她對一切都失望，只有一靜心讀書——一語對於她還有些引誘力，爲的要找一個合於理想的讀書的地方，她到上海來不滿一年，已經換了兩個學校。她自己也不大明白她的讀書抱了什麼目的：想研究學問呢？還是想學一種謀生的技能？她實在並沒仔細想過。不過每點別人發牢騷時，她總不自覺地說出一現在只想靜靜兒讀點書——這句話來，此時就覺得心頭寬慰了些。

慧女士霍地立起來，兩手接在章女士的肩胛，低了頭，她的小口幾乎吻着章女士的秀眉，很快地說道：「你打算靜心讀書麼？什麼地方容許你去靜心讀書呢？看看你的學校！看看你的同學！他們在這里不是讀書，卻是練習辦事——練習奔走接洽，開會演說，提議決議罷了！」她一面說，一面捧住了章女士的面孔，笑道：「我的妹妹，你這書獃子一定還要大失望！」

章女士半羞半怯不以爲然的，推開了慧的手，也立起身來，說道：「你沒有逢到去年我受的經驗，你自然不會了解我的思想何以忽然變遷了。況且——你說的也過分，他們儘管忙着跑腿開會，我自管讀我的書！」她拉了慧女士同到靠窗的小桌子旁坐下，倒了兩杯茶，支頤凝眸，無目的地看着窗外。

章女士住的是人家邊廂的後半間，向西一對窗開出去是曬臺，房門就在窗的右旁，朝北也有一對窗，對着放了張書桌，臥牀在書桌的對面，緊貼着板壁；板壁的那一面就是邊廂的前半間，二房東的老太太和兩個小孫女兒住着。書桌旁邊東首的壁角裏放着一只半舊的籐榻，書桌前有一把小椅子，慧女士就坐在這椅上，章女士自己坐在書桌右首深埋在西壁角的小檯上。

房內沒有什麼裝飾品，書桌上堆了些書和文具，卻還要讓出一角來放茶具，向西的一對窗上應了半截白洋紗，想來是不要走到曬臺上的人看見房內情形而設的，但若章女士坐在籐榻上時，曬臺上一定還是看得見的。

「你這房，窄得很，恐怕也未必靜，怎麼能够用功呢？」慧女士喝了一口茶，眼向着向西的一對窗，慢慢地說。

章女士猛然回過頭來，呆了半晌，纔低聲答道：「我本來不講究這些，你記得我們在一女中同住的房間比這還要小麼？至於靜呢，我不怕外界不靜，就怕心裏——靜——不——下來。」末了的一句，很帶幾分幽怨感慨。剛果自信的慧，此時也似受了感觸，很親熱地抓住了章女士的右手，說：「靜妹，我們一向少通信，我不知道這兩年來你有什麼不得意，像我在外這兩年，真真是甜酸苦辣都嚐過了，現在我確信世界上沒有好人，人類都是自私的，想欺騙別人，想利用別人。靜，我告訴你，男子都是壞人，他們接近我們，都不是存了好心，用真心去對待男子，猶如把明珠丟在糞窖裏，靜妹，你看我的思想也改變了我，比從前老練了些。」

不是」

她微微嘆了口氣，閉了眼睛，像是不願看見她想起來的舊人舊事。

「哦……哦……」靜不知道怎樣回答。

「但是我倒因此悟得處世的方法。我就用他們對待我的法子回敬他們呵！」慧的粉面上也泛出淡淡的紅暈來，大概是興奮，但也許是因為想起舊事而動情。

沈默了好幾分鐘。

靜呆呆地看著慧，嘴裏雖然不作聲，心裏卻擾亂得很。她辨出慧的話裏隱藏着許多事情——自己平素最怕想起的事情。靜今年只有二十一歲，父親早故，母親只生她一個，愛憐到一萬分，自从小就見人，一向過的是靜美的生活。也許太嬌養了點兒。她從未夢見人世的污濁險巇，她是一個耽於幻想的女孩子。她對於兩性關係，一向是躲在莊嚴、聖潔、溫柔的錦幃後面，絕不會挑開這錦幃的一角，看看裏面是什麼東西；她並且是不願挑開，不敢挑開。現在慧女士的話卻已替她挑開了一角了，她驚疑地看著慧，看著她的兩道彎彎的眉毛，一雙清澈的眼睛，和兩點可愛的笑渦；一切都是溫柔的淨麗的，她真想不到如此可愛的外形下卻伏着可醜和可怕。

她衝動地想探索慧的話裏的祕密，但又羞怯，不便啓齒，她只呆呆地咀嚼那幾句話。

慧臨走時說，她正計畫着找事做，如果找到了職業，也許留在上海領略知識界的風味。

二

一夜的大風直到天明方纔收煞，接着又下起牛毛雨來，景象很是陰森，章女士拉開蚊帳向西窗看時，只見曬臺上二房東太太隔夜露着的衣服在細雨中飄蕩，軟弱無力，也像是夜來失眠，天空是一片灰色，街上貨車木輪的轆轤的重聲，從溼空氣中傳來，分外滯澀。

靜不自覺地嘆了口氣，支起半個身體，惘然朝曬臺看，這里露着的衣服中有一件是淡紅色女人的襯衫，已經半舊了，但從牠的裁製上還可看出這不過是去年的新裝，並且暗示衫的主人的身分。

靜的思想忽然集中在這件女衫上了，她知道這衫的主人就是二房東家稱為新少奶奶的少婦，她想：這件舊紅衫如果能够說話，牠一定會告訴你整篇的祕密——牠的女主人生活史上最神聖，也許就是最醜惡的一頁；這少婦的歡樂，失望，悲哀，總之，在她出嫁的第一年中的經驗，這件舊紅衫一定是目擊的罷。處女的甜蜜的夢做完時，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從你頭頂罩下來，直把你壓成粉碎，你不得不捨棄一切的理想，停止一切的幻想，讓步到不承認有你自己的存在，你無助地暴露在本能的壓迫下，只好取消了你的莊嚴聖潔，處女的理想和少婦的現實，總是矛盾的；二房東家的少婦，雖然靜未嘗與之接談，但也是這麼一個溫柔怯弱幽悵的人兒，該不是例外罷。

靜忽然掉下眼淚來，是同情於這個不相識的少婦呢，還是照例的女性的多愁善感，連她自己也不明白。

但這些可厭的思想，很無賴的把她纏縛定了，卻是事實。她憎恨這些惡毒思想的無端襲來。她頗自訝，為什麼自己失了常態，會想到這些事上。她又歸咎於夜來失眠，以至精神煩悶。最後，她又自己寬慰道：這多半是前天慧女士那番古怪閃爍的話引起來的。實在不假，自從慧來訪問那天起，章女士心上常若有事件難以解決，她幾次拿起書來看，但茫茫的看了幾頁，便又把書拋開。她本來不多說話，現在更少說。周圍的人們的舉動，也在她眼中顯出異樣來。昨日她在課堂上和抱素君說了一句「天氣真是煩悶」，猛聽得身後一陣笑聲，而抱素君也怪樣的對她微笑。她覺得這都是不懷好意的，是侮辱。

「男子都是壞人！他們接近我們，都不是存了好心！」

慧的話又在耳邊響起來。她嘆了一口氣，無力地讓身體滑了下去。正在那時，她彷彿見有一個人頭在曬臺上一伸，對她房內親視。她像見了鬼似的，猛將身上的夾被向頭面一蒙，同時下意識地想道：「西窗的上半截一定也得趕快用白布遮起來！」

但是這斗然的虛驚卻把靜從灰色的思潮裏拉出來，而多時的興奮也發生了疲乏，竟意外的又睡着了。

這一天靜沒有到學校去。

上午靜接到慧寫來的一封信

「靜妹：昨日和你談的計畫，全失敗了；三方面都已辭絕！咳！我想不到找事如此爲難。我的大哥對我說：『多少西洋留學生——學士碩士博士，回國後也找不到事呢。像你那樣只喫過兩年外國飯的，雖然懂得幾句外國話，只好到洋行裏做個跑樓；然而洋行裏也不用女跑樓！』」

「我不怪大哥的話沒理，我只怪他爲什麼我找不到事。他反到自喜幸而料着似的。嫂嫂的話尤其難受，她勸大哥說：『慧妹本來何必定要找事做，有你哥哥在，還怕少喫一口苦粥飯麼。』我聽了這話，比尖刀刺心還痛呢！」

「靜妹，不是我使性，其實哥哥家裏不容易住；母親要我回鄉去是要急急爲我『擇配』，『嫁了個好丈夫，有喫有用，這是正經。』她常常這麼說的。所以我現在也不願回鄉去。我現在想和你同住，一面還是繼續找事。明天下午我來和你面談一切，希望你不要拒絕我這要求。」

定 慧 五月二十一日夜。」

慧捏着信沈吟。她和慧性格相反，然而慧的爽快剛毅有擔當，卻又常使靜欽佩。兩人有一點相同，就是嬌養慣的高傲脾氣。所以在中學時代，靜和慧最稱莫逆，但也最會嘔氣吵嘴。現在讀了這來信，使靜想起三年前同宿舍時的情形，宛然有一個撅起小嘴，微皺眉尖的生氣的「嬌小姐」——這是慧在中學裏的綽號——再現在眼前。

回憶溫馨了舊情，靜對於慧憐愛起來，她將自己和慧比較，覺得自己幸福得多了；沒有生活的恐慌，也沒有哥哥來給氣她受，母親也不在耳邊絮聒，自己也是高傲的「嬌小姐」，想着慧忍受哥哥的申斥嫂嫂的冷嘲，覺得這樣的生活，一天也是難過的。

靜決定留慧同住幾時，爲了友誼，也爲了「對於被壓迫者的同情」，況且今晨曬臺上人頭的一伸在靜尤有餘驚，那麼，多一個慧在這裏壯壯膽，何嘗不好呢。

下面二房東客堂裏的掛鐘，打了三下，照例的骨牌聲，就要來了。靜皺着眉尖，坐到書桌前補記昨日的日記。

牌聲時而緩一陣，時而緊一陣，又夾着爆發的譁笑，很清晰地傳到靜的世界裏，往常這種喧聲，對於靜毫無影響，她總是照常的看書作事。但是今天，她補記一頁半的日記，就停了三次筆，她自己也驚訝爲什麼如此心神不寧；最後她自慰地想道：「是因爲等待慧來，她信裏說今天下午要來，爲什麼還不見來呢？」

牛毛雨從早晨下起，總沒有停過，但亦不加大，軟無力的溼風時止時作，在靜的小室裏，黑暗已經從壁角爬出來，二房東還沒將總電門開放，電燈在黑暗的圍攻中很無聊的空掛着。靜躺在藤榻上默想，慧還是沒有來。

忽然門上有輕輕的彈指聲，這輕微的擊浪壓倒了下面來的高出數倍的牌聲笑聲，刺入靜的耳朵。她立刻站起，走到門邊。

「我等候你半天了！」她一面開門，一面微笑地說。

「密司章，生了病麼？」進來的男子問。「哦，你約了誰來談罷？」他又加一句，露着牙齒嘻嘻的笑。

靜有些窘了，覺得他的笑頗含疑意，忙說道：「沒……有。不過是一個女朋友罷了。」同時她又聯想到昨天在課堂上對他說了句「天氣真是煩悶」後他的怪樣的笑；她現在看出這種笑都有若干於己不利的議論做背景的。她很有幾分生氣了。

抱素在書桌前的椅子上坐了一雙眼閃爍地向四下裏瞧。靜仍舊回到她的籐榻上。

「今天學生會又發通告，從明天起爲『廢除不平條約』的宣傳週，」每日下午停課出發演講，」抱素向着靜，慢慢地說。「學校當局已經同意了。本來不同意也沒有辦法。周先生、孫先生本已請了假，所以明後天上午也沒有課。今天你沒到校，我疑惑你是病着，所以特來報告這消息，借此你可以靜養幾天。」

靜點了點頭，表示謝意，沒有回答。

「放假太多了，一學期快完，簡直沒有讀什麼書！」抱素慨歎似的作了他的結論。這結論，顯然是想投靜之所好。

「讀書何必一定上課呢？」靜冷冷地說。「況且，如果正經讀書，我們的貴同學怕一大半要落伍罷。」
「罵得痛快！」抱素笑了一笑，「可惜不能讓他們聽得。但是，密司章，你知道他們是怎樣批評你來？」
「小姐！博士太太候補者！虛榮心！思想落伍！哦，還有，小資產階級，是不是？左右不過是這幾句話，我早聽

厭了我誠然是小姐是名副其實的小資產階級虛榮心麼？哼！他們那些跑腿大家纔是虛榮心十足！他們這班主義的迷信者纔是思想落伍呢！

「不是，實在不是！」

「意志薄弱！哦，一定有許多人說我意志薄弱呵！」靜自認似的說。

「也不是！」頗有賣弄祕密的神氣。

「那麼，我也不願意知道了。」靜冷冷的回答。

「他們都說你，爲戀愛而煩悶！」

我們的「小姐」愕然了。她又微笑說：「這真所謂己之所欲，必施於人了。戀愛？我不曾夢見戀愛。我也不曾見過世上有真正戀愛！」

抱素倒茶來喝了一口，又訕訕的加一句道：「他們很造了些謠言，你和我的，你看，這不是無聊麼！」

「哦？」聲音裏帶着幾分不快。靜女士方始恍然她的同學們的種種鬼態，特別是在她和抱素談話時，不是無因的。

向後靠在椅背上，凝視着靜的面孔，抱素繼續着輕輕兒說道：「本來你在同班中，和我談話的時候多些。我們的意見又常一致，也難怪那些輕薄鬼造謠言。但是，密司章是明白的，我對你只是正當的友誼——咳，同學之誼。你是很孤僻的，不喜歡他們那麼胡鬧；我呢，和他們也格格不相入。這又是他們造謠言的根據。」

他們看我們是另一種人，他們看自己是一夥，看我們又是一夥，因而生出許多無聊的猜度來，我素來反對戀愛自由，雖然我崇拜克魯泡特金，並且五分鐘熱度連成的戀愛，我更加反對！」

靜雙眼低垂，不作回答。半晌，她朦朧眼看抱素，見他的一雙骨碌碌的眼還在看着自己，不禁臉上一紅，隨即很快的說道：「謠言是謠言，實事是實事；我是不睬，並且和我相干！」她站起身來向窗外一看，半自詰道：「已經黑了，怎麼還不來？」

「只要你明白就好了，我是怕你聽着生氣，所以特地向你表白。」抱素用手掠過披下來的長髮，分辨着說，頗有些窘了。

靜微笑，沒有回答。

雖然談話換了方向，靜還是神情不屬地隨口敷衍；抱素在探得靜確是在等候一位新從國外回來的女朋友以後，終於滿意地走了。

突然一亮，電燈放光了；二房東已經打完牌，開了總電門了。左近工廠嗚嗚地放起汽管來，牛毛雨似乎早已停止，風聲轉又尖勁。天空是一片烏黑，慧小姐終於沒有來。

抱素在歸途中遇見一位姓李的同學，那短小的人兒叫道：

「抱，從密司章那裏來罷？」

「何消問得！」抱素賣弄似的回答。

「哈哈！恭賀你成功不遠！」

抱素不回答，大踏步逕自走去，得意把他的瘦長身體漲胖了。

三

大學的學生都參加五卅週年紀念會去了——幾乎是全體，但也有臨時規避不去的，例如抱素和靜女士。學校中對於他倆的關係，在最近一星期中，有種種猜度和流言，這固然因為他們兩個人近來過從甚密，但大半還是抱素自己對男同學洩露秘密。短小精悍的李克，每逢聽完抱素炫奇似的自述他的戀愛，的冒險的斷片以後，總是閉目搖頭，像是諷刺，又像是不介意，說道：「我又聽完一篇小說的朗誦了。」這個「理性人」——同學們公送他的綽號——本來常說世界萬事皆小說，但他說抱素的自述是小說，則頗有懷疑的意味。可是其餘的同學都相信抱素和靜的關係確已超過了尋常的友誼，反以李的態度為妒忌，特別是有人看見抱素和靜女士同看影戲以後，更加證實了；因為靜女士從沒和男同學看過影戲，據精密調查的結果。

現在這五卅紀念日，抱素和靜女士又被發見在P影戲院裏，還有個青年女子——彎彎的秀眉，清澈的小眼睛，並且頰上有笑渦的，也在一起。

這女子就是我們熟識的慧女士，住在靜那裏已快一星期了。她的職業還沒把握，她搬到靜處的第二日，就遇見了抱素，又是來「報告消息」的。這一天，抱素穿了身半角的洋服，血紅的領結——他喜歡用紅領帶，據說他是有理由的，喜歡用紅領帶——襯着他那張蒼白的臉兒，亂蓬蓬的長頭髮，和兩道劍眉，就頗有些英俊氣概，至少確已給慧女士一個印象——這男子似乎尚不討厭。在抱素方面呢，自然也覺得這位女性是惹注意的。當慧女士給兩人介紹過以後，抱素忙把這兩天內有不少同學因為在馬路上演講廢除不平等條約而被捕的消息，用極動聽的口吻，報告了兩位女士，末了還附帶批評道：「這些運動，我們是反對的；空口說白話，有什麼意思，徒然使西牢裏多幾個犯人，況且，聽說被捕的『志士』們的口供竟都不敢承認是來講演的，實在太怯，反教外國人看不起我們。」說到最後一句，他猛把桌子拍了一下，露出不勝憤慨的神氣。

靜是照例的不參加意見，慧卻極表同情；這一對初相識的人兒，便開始熱鬧的談起來，像是多年的老朋友。

自此以後，靜的二房東便常見這惹眼的紅領帶，在最近四五天內，幾乎是一天兩次，並且章女士竟也破例出去看影戲，因為慧女士樂此不疲，而抱素一定要拉靜同去。

這天，他們三個人特到P影戲院，專為瞻仰著名的陀斯安以夫斯基的罪與罰，在章女士的意思，以為「五卅」日到外國人辦的影戲院去未免「外憤清議」，然而終究拗不過慧的熱心和抱素的鼓動影片。

演映過一半，休息的十分鐘內，場裏電燈齊明，我們看得見他們三人坐在一排椅子上，靜居中。五月末的天氣已經很暖，慧穿了紫色綢的單旗袍，這軟綢緊裹着她的身體，十二分合式，把全身的圓凸部分都暴露得淋漓盡致；一雙清激流動的眼睛，伏在彎彎的眉毛下面，和微黑的面龐對照，越顯得晶瑩；小嘴唇包在勻整的細白牙齒外面，像一朵盛開的花，紅嫩歡迎。慧小姐委實是迷人的呵！但是你也不能說靜女士不美。慧的美麗是可以描寫的，靜的美麗是不能描寫的；你不能指出靜女士面龐上身體上的那一部分是如何的合於希臘的美的金律，你也不能指出她的全身有什麼特點，肉感的特點；你竟可以說靜女士的眼、鼻、口，都是平平常常的眼、鼻、口，但是一切平凡的，湊合爲「靜女士」，就立刻變而爲神奇了；似乎有一樣不可得見不可思議的東西，聯繫了她的肢體，布滿在她的百竅，而結果便是不可分析的整個的美。慧使你興奮，她有一種攝人的魔力，使你身不由己的只往她旁邊挨；然而緊跟着興奮而來的卻是疲勞麻木，那時你渴念逃避慧的女性的刺激，如果有一千個美人在這里任憑你挑選時，你一定會奔就靜女士那樣的女子，那時她的幽靈能熨貼你的緊張的神經，她使你陶醉，似乎從她身上有一種幽香發洩出來，有一種電波放射出來，愈久愈有力，你終於受了包圍，只好「繳械靜候處分」了。

但是現在靜女士和慧並坐着，卻顯得平凡而憔悴，至少在抱素那時的眼光中。他近日的奔波，同學們都說是爲了靜，但他自己覺得多半是已變做爲了慧了。只不過是一個「抱素」，在理是不能抵抗慧的吸引力的；有時他感得在慧身邊雖極快意，然而有若受了什麼威脅，一種窒息，一種過度的刺激，不如和靜相